

杨靖宇同志在重围中

■黄生发



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侵华日军加紧进攻东北抗日联军。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，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林区之中，继续与日、伪军展开游击战争。1940年2月，杨靖宇带领60余人的小分队，在濛江、辉南之间的山区转战，因叛徒告密，陷入日军重重包围，终因弹尽粮绝，寡不敌众壮烈牺牲。本文记述了杨靖宇带领抗联指战员身处恶劣自然环境，顽强与日寇斗争，不畏强暴、浴血沙场、以身殉国的感人故事。文章透透着对杨靖宇的缅怀和敬重，集中体现了东北抗联官兵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体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、共赴国难、铁骨铮铮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正如文中杨靖宇亲书写的战歌所唱：“既有血，又有铁，只待去冲锋……”

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日军为巩固后方，把关东军增加到七十万。四十万布防于东北边境，三十万加紧迫进攻东北抗日联军。同时，又在广大的农村中进一步加强对付我抗日武装而早已推行的保甲制、连坐法和烧房并屯政策。无数的小村庄被火焚毁，老百姓被赶到大屯里受到严密的控制。我军所处的环境更加困难了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司令员把部队化整为零，分散活动于各山林区，跟敌人展开了“麻雀战”。

部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，不断寻机打击敌人，使敌人不仅敌消灭杨司令的图谋不能得逞，而且时常遭我杀伤。一九三九年秋，我们这支部队在杨司令直接指挥下，在那尔轰设伏，一举歼灭了正在换防的敌军一个连。敌人十分恼火。不久，日军纠集了十几万人，再次对我进行冬季“讨伐”。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，部队经常爬冰卧雪，不时只能以大雪覆盖着的冻草充饥。但在杨司令的巧妙安排下，敌人到处扑空，还是抓不住我们。一九四〇年二月的一天，杨司令带领我们直属队的少部分同志准备越过濛江以东的大森林，去联系部队，中途因叛徒告密，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。杨司令带着我们左冲右突，日夜鏖战，始终没有能甩开敌人。

二月，山里正是最冷的时候。大树冻得咣咣直响，粗大的树干都裂了缝。我们踏着三尺多深的积雪，又走了一天，刚刚离敌人远了一点，恰好又落了一场小雪，把我们的脚盖上了。天亮以后，杨司令对我们说：“好了，老天给我们‘卖栗子’，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！”

在一个密林旁的山沟里，我们驻下了。这里靠近一个大木帮，有几千伐木工人，山道上来往行人很多，树林里炊烟缭绕，很容易混过敌人耳目。这时候，我们的帐篷、火炉全丢了，地上的雪又很深，连一块休息的空地都找不到。幸好我们还有斧头和锯，就动手砍树，在雪地上打铺。杨司令是最爱看书的，到一个地方，我们把一切布置好以后，他就看书，有时到吃饭的时候还不放下书本。可是现在再没有书好读了，他坐下来就和同志们一块儿讲笑话。

这几天，他得了重感冒，身体很不好。我把一条小皮褥子铺在树枝上，又找了截木头当枕头。他连身上的枪也没带，就躺下来，用力翻了几下，把身下的树枝压平坦了，便高兴地向我说：“还不坏，很舒服！你们也抓紧时间睡一会儿，养足了神，好跟敌人斗。”

等我醒来，见杨司令正坐在火旁，一边烤鞋，一边看着自己的棉裤纳闷。我忙过去一看，糟糕！原来是我替他弄的那堆火，烧着他身下的树枝，把他的棉裤烧了两个碗口大的洞。我再看看他那双不像样的鞋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原来杨司令脚大，穿鞋需要特大号的。现在根据地被破坏，被服厂也没有了，又买不到那么大的，我们只好用破布条子替他编打成朝鲜族式样的草鞋，凑合着穿。经过行军打仗，踏冰踩雪，现在只剩下不多几根布条子了。于是，我连忙脱下自己的破棉袄，撕下一块白色的里子布，先比着杨司令棉裤上烧的那两个洞撕开，准备补棉裤，接着就动手把他那双草鞋又拧巴拧巴。鞋子弄好了，就帮他补棉裤。杨司令缝缝补补也不外行，一会儿工夫我俩就把棉裤补上了。他用手摸着缝补的地方，微笑

说着：“你看，我的本领还不错吧！”

我们忙着搞饭吃的时候，杨司令就跟从二路军来的“交通”谈起话来。他拿着那支三色铅笔，聚精会神地往小本上记着，有时若有所思地问两句话，有时在雪地上画画，打着手势，发出爽朗的笑声。我心想：一个胜利的战斗部署，大概又在杨司令胸中形成了。记得杨司令讲过，一九三六年春天，我们第一军也遇到过日军的包围。紧跟在我们屁股后的，是东边道“剿共总司令”邵本良。我们天天走，他们天天追，整整把敌人拖了一个多月。当敌人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杨司令在本溪东面的赛马集突然来了个“回马枪”，一下子吃掉了邵本良一千多人马……

这时，岗上突然响了一枪，发现敌人了。杨司令站起来看看，挥着手向我们说：“快进林子。”

森林是我们的老家，一人林子，敌人就没办法了。同时，因天黑看不清，和我们遭遇的又不是敌人的大部队，他们也摸不清我们的虚实，所以我们一打，他们也就不追了。这次我和警卫班副班长朱文范在后边掩护。等我们跟上来时，杨司令一见面就问：“后边还有没有？”我说：“别人没见，只见着了二路军的‘交通’。他的胳膊被打伤了，叫我们不要管他，快找你。”杨司令一听，责备我们说：“这就对了，快，快去把他找回来！”

于是派了两个人去找“交通”，我砍树枝生火。烤火，只能取暖，一天没吃东西，实在饿得不行。我拿出背袋里仅有的一块苞米干粮递给杨司令，要他烤烤吃。他两手放在火上，看了我一眼说：“就这一点干粮，搞着煮汤大家喝吧！”

他从从来都是和大家同甘共苦，我只得按照他的吩咐去做。可是，身边连个罐头盒子都没有，用什么煮呢？我忽然想起山坡上有一片锅灶，虽然只能煮几茶缸子水，但总比没有强，就跑去把它找来。我用草擦净了擦铁锅，装上雪，放在火上煮。雪化了，又把那块苞米干粮掰碎放进去。这时候，他们把“交通”背回来了。我们十多个人，围着火堆，用一只小铜勺喝着那点苞米干粮煮的稀汤。小铜勺从这个人手里，传到那个人手里，谁也不愿意多喝一口，都想让杨司令多喝一点。可是，杨司令只喝了两勺，又把勺子送给了“交通”。这时，“交通”向杨司令说：“为了整个部队，你们不要再带我了。我的伤很重，把我留下吧。”起初杨司令不肯，最后见他实在不走，我们的任务又急，就决定把他暂时留下。派几个同志在一个隐蔽处专门搭了一个小棚，把他安置好，还叫我们设法搞些干粮给他留下。然后杨司令对“交通”说：“同志，你安心在这里隐蔽几天，等我们联系着部队，马上就派人来接你。”“交通”紧紧地握住杨司令的手说：“司令，你走吧，祝你们快联系上部队，快取得胜利……”

杨司令挨个看着我们的脸。大概是我们有些忧郁吧，他就像平时那样镇静沉着，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：“你们看见过海吗？——革命就好比海潮，有时高，有时低。大革命失败，国民党就‘围剿’我们的红军，可是红军却越‘剿’越多。敌人是搞不过我们的。”他略微提高了点声音说：“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牺牲了，还有人继承革命的事业。革命，总是要成功的！”他这番话，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浑身是劲。是的，不管敌人多么疯狂，只要坚持斗争到底，革命就一定胜利！

烤了一阵火，喝了几口汤，我们都有了点精神。杨司令站起来，搓着两手说：“暖和过来了，走，趁天黑翻过山去。”

到处是敌人的岗哨，到处是敌人燃起的篝火。我们在大雪中转了半夜，也没有翻过一个小山岭去。这时候，不知谁低着声向杨司令说：“趁天不亮，还不如往回走吧。”杨司令对下级从来不动火，可是这回他像是生气了，严肃地说：“为什么要往回走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紧呢，还是联系部队的任务要紧？”是啊，我们这些当战士的，有时候只是想到司令的安全，却忘了司令这次出来的任务！

绕了一夜，天亮时又绕到一个木帮旁边。木帮的工人已经开始工作了，森林里响着一片“叮叮当当”的伐木声。杨司令听见声音，向我说：“去，向工人们买些多余的干粮来。”

我和朱文范二人一同下山。走出不远，是一条林中大道，一些伐木工人正往山上走。我俩站在路旁和他们说：“我们是抗联的战士，现在没有吃的，把你们的干粮卖给我们一点吧！”工人们惊讶地看着我俩，听说抗联同志在山里，立刻有的给一块苞米干粮，有的给个高粱煎饼；转眼的工夫，就凑了几十斤吃的。我俩心里很高兴，暗暗自语：

“敌人想消灭我们，想割断我们和人民的联系，这是完全办不到的。有人民的支持，我们就能坚持下去！”

正要回林子，又看见走来一个工人。他穿着棉衣，披着件黑布面的破羊皮袄，走得满头流汗。我看到他的羊皮袄，忽然想到：上次战斗因为我担任掩护，未来得及收拾杨司令的东西，他仅有的一条毯子、一条皮褥子、一件皮大衣全丢掉了。昨天晚上司令咳嗽得很厉害，这样冷的天，他怎能受得住呢？想着，我就和那位工人商量，请他把皮袄卖给我。这工人听说我们是抗联的，开始因怕没了皮袄回去被人怀疑，有些犹豫，但想了一下，马上把皮袄脱下来递给我说：“同志，你们为老百姓吃苦受冻，拿去穿吧！什么买呀卖的！”

可是我们不能白要，我硬塞给他十来块钱，就转身跑了。杨司令坐在火旁一堆木头上，正和大家说话。见我和朱文范回来，高兴地说：“啊！搞了这么多吃的！这太好了！”可是当他看见小皮袄后，脸就沉了下来。望着我问：“哪里弄来的？”我对他说：“向工人买的。”他这才不那样看我了。开始他犹豫，但想了一下，马上把皮袄脱下来递给我说：“同志，你们为老百姓吃苦受冻，拿去穿吧！什么买呀卖的！”

这天晚上，我们转移到新的地方，又隐蔽了下来。

在这个地方驻了两天。敌人包围得很紧，飞机整天在头上转，打机枪，撒传单，扔炸弹，情况十分紧急。有的同志愁眉不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晚上，我们围着火堆，看着跳动的火苗，心事重重，不声不响。杨司令见我们满面愁容，就像往常那样笑着说：“饿了吧，给你们点‘精神食粮’好吗？”“精神食粮”，就是革命故事。杨司令有的，讲起来有声有色，很感动人。不止一次，在困难的环境中使我们忘掉了寒冷和饥饿，在紧张的战斗中使我们奋勇地战胜敌人。现在他又要讲了，我们赶紧围上去。火在“噼噼啪啪”地烧着，火光照着杨司令那坚毅、沉静、长满胡须的脸。我们的感情随着他的话语起伏着，激动。时而似乎跟着他几次进出于敌人的监狱，经受着法庭严刑的考验；时而又仿佛回到土地革命时期，看到他在那豫皖根据地他和农民一起轰轰烈烈闹革命。接着他讲到他和同志们在白色恐怖下，进行地下斗争的英勇事迹；又讲到他来到东北之后，亲自领导抗日联军第一军从小到大的经过……这一切像以往一样，使斗争的烈火在每个人的心里烧得更旺。我们都情不自禁，低声而有力地唱起杨司令亲书写的战歌：

山河欲裂，万里隆隆，大炮的响声，帝国主义宰割中朝民族的象征……
崛起呀！中朝民众，万万不能再愁梦；
既有血，又有铁，只待去冲锋……”

现在，虽然是四面敌处，身陷重围，我们的杨司令仍然像往常那样：坚毅、豪迈、沉静。鬼子的飞机就在我们头顶上，可是杨司令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一样，还是那样谈笑风生。他发现地上有一张敌人飞机扔下的传单，我捡起来递给他，他看了后轻蔑地笑了笑，团了几下，丢到火堆里去了。

森林里有日本伐木队的骡马，夜晚我们俩有两个人，搞来了一匹马和一匹骡子。为了迷惑敌人，当晚我们就把马放了，骡子留下杀吃了。几年来，饥一顿，饱一餐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吃过蘸水的棉花套子。肠胃里就有了病，哪里经得起这白水煮的骡子肉！到了晚上，大家都拉了肚子，再也吃不了。第二天杨司令叫我们烤着吃；果然，烤的比煮的好。

又走了一两天，晚上敌人又围上来了。我们利用有利地形，从次日太阳出山，一直打到天擦黑。这次战斗，我们受到不小损失：有的胳膊负了伤，有的手掌穿了一个洞，还有的被打掉了一个拇指，我的大腿也负了伤。

突围出来后，我们便在一个地方隐蔽下来。由于这时怕敌人飞机发现，不能生火，大家只好坐在木头上休息。这时我们还有七个人。借着雪夜的光亮，我们看到杨司令高大魁伟的身影，迈着健壮有力的步子来回踱着。从他那有节奏的脚步声中，可以感觉到，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他那坚韧刚毅的性格。他不时停下来，凝视着山林的深处，一声不响。最后，他忽然转过身来，把我叫到跟前：“黄生发！”说着掏出他的小本撕了一页，匆匆写好交给我，说：“你和几个负伤的同志顺来路往回走，去找陈政委送信，告诉他这边的情况，请他采取措施策应一下。我带两个同志继续设法去找部队。”他想了想，又叮

嘱我：“回去的时候，你记着，去找那个‘交通’，一定要把他带走。”他又交代了将来会面的地点、暗号。说完，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烟放在我手里，说：“带着这个，同志们伤口疼的时候好吃。”

我一听司令说这话，立刻感到眼圈一阵热，恨不能扑到他怀里大哭一场。可是这时候，形势极其严重，处境十分险恶，为了执行送信的任务，也只得服从命令。眼看要离开跟随了几年的杨司令，我眼睛里憋满了眼泪。我把捡来的一块苞米干粮，偷偷地交给一个同志，千叮万嘱地和他说了：“你要好好照顾司令，我不能跟他去了。这块干粮，你看他什么时候饿了，就烤给他吃吧……”

我和刘福太同志等共四个伤号一和司令握手告别。杨司令两眼闪着慈母般的光辉，最后告诉我说：“要坚定，机智。等着你们的好消息！”

我们走出几步，就回头看看杨司令。他一直站在一块山石上目送着我们。我们走出了很远，他还站在那里，向我们扬着手。再往前走几步回头看时，一株挺拔的高大苍松，遮住了他的身影……

我们在大雪覆盖的森林里，爬了四五天。在一天晚上，终于冲出了重围，找到了陈政委。

不幸的是，在我们回到部队以后不久，便听到了杨司令牺牲的消息。我们哭了半天，都悲恸得饭菜难下。原来他和我们分手后，在大森林里转战了四个昼夜，最后跳出了敌人的层层包围。但是，由于四天四夜未见粒米，饿了吃树皮草根，渴了抓把雪，饥饿使他走不动了。正在这时，身边仅有的两个警卫员，在下山搞粮途中遇到坏人，相继牺牲。杨司令独自转战在密林中。一天，在江保安村西南三道崴子森林里，因有坏人告密而被敌人的森林警察发现，杨司令身负重伤。几十倍的敌人包围住他一个人，枪声不断，“抓活的！”“快投降吧！”的嚎叫声不绝于耳。杨司令倚着一棵古树，两手握着两支短枪，英勇地抗击着敌人。

大雪在飘，寒风在啸，杨司令的脚下弹壳落满一层。从日出打到中午，他一个人几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击。最后因寡不敌众，杨司令壮烈殉国。

据说，日军当时曾把杨司令的腹部剖开，在他的肠胃里只发现有草根和树皮，没有一粒粮食。人们暗暗地传颂着：“共产党都是这样坚强的啊，他们是吃着草根，吃着树皮抗日的啊！”

杨靖宇司令牺牲以后，我们第一路军，高呼着杨靖宇同志的名字，高唱着他们写的战歌，配合着二、三路军继续战斗。人们怀着对杨靖宇同志。在濛江一带的群众中，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神话：那一年，十几万日本兵重重地包围了杨司令，忽然从空中飞下来一匹大红马；大红马长鸣一声，驮起杨司令，就飞出了大森林……

直到现在，每当我想起那魁伟、坚毅、气壮山河的杨司令时，我似乎仍然看到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红马，屹立在长白山下、银白万里的雪原上，眼望着远方，迎着胜利的曙光。

杨靖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！他永远在战斗！

黄生发 出生于1920年，辽宁新宾人。文中身份为杨靖宇的警卫员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吉林省建设厅副厅长，吉林省第二轻工业局副局长。1993年逝世。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南宋开禧三年(1207)秋晨，辛弃疾陷入昏迷，一家老小围在榻前，任谁也唤不醒。挨到黄昏，多年跟随左右的老仆急得团团转，突然间灵光一闪，附到辛弃疾耳边，大声喊道：“老爷，金兵来了！”只见辛弃疾猛地睁开双眼，霍然而起，手向一侧抓去，似乎是寻找宝剑，用尽平生力气连吼三声：“杀贼！杀贼！杀贼！”随后，溘然长逝，享年68岁。

这段故事虽然无法查实，但辛弃疾金兵、恢复中原，是辛弃疾一生孜孜以求、矢志不渝的梦想，读来也令人觉得颇合情理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辛弃疾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，与苏轼齐名，并称“苏辛”。恰巧，苏轼号东坡居士，辛弃疾号稼轩居士，东坡，稼轩，倒有一些内在的关联和应和。不同的是，苏轼更多是一个文人的豪放，而辛弃疾可谓是一个英雄豪杰的豪放，其豪放是用刀剑和鲜血淬炼而成。在一个山河破碎、风雨如晦的年代，恐怕一个英雄男儿最大的梦想是仗剑报国、匡扶社稷，填词作诗乃“风雅余事”。在南宋，除了辛弃疾，还有岳飞、文天祥，都有名篇传世，三人都可堪称英雄豪杰。

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”(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)这是辛弃疾最脍炙人口的词作，一股豪迈奔放的英雄气破纸而出，令人热血沸腾。同时，词作也透出一丝无奈的苍凉沉郁之气。当年的战斗生涯深深地刻在辛弃疾的脑海里，不仅是他一心报国、征战沙场的强大动力，还给他的词烙上了豪放慷慨的审美底色。

辛弃疾才是真正的英雄，不仅是纸上的豪杰。

文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，从李白式的飘逸、杜甫式的清瘦到王维式的俊美，总之常常是温文尔雅的书生。辛弃疾的体魄却卓犖不群，史书称之“肤硕体胖，目光有棱，红颊青眼，壮健如虎”。他的好友陈亮如此评曰：“目光有棱，足以映照一世之豪；背脊有负，足以荷载四国之重。”由此得知，辛弃疾虎背熊腰，体态丰硕，完全是一个猛男壮汉。

这样的体格魄力，才会完成驰骋疆场、奋勇杀敌的英雄传奇。

辛弃疾22岁这一年，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，却发生内乱，为属下所杀，趁此机会，山东一带义兵蜂起。辛弃疾变卖家产，拉起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，后又加入耿京的起义大军中，担任掌书记。

短短一年的军旅生涯，抗金斗争，对辛弃疾的一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，尤其是期间发生的两件颇有传奇色彩的事，让辛弃疾戴上了英雄的桂冠。

在耿京的义军中，有一支是辛弃疾拉来的队伍，其中有一人叫义瑞。不料这个义瑞心猿意马，参加义军不过是投机而已，有一天竟然偷走了耿京的帅印。耿京闻讯大怒，欲杀辛弃疾。辛弃疾也很愤怒，请求耿京给他三天时间将大印追回，否则甘愿受死。辛弃疾单枪匹马日夜兼程，终于在一处小道上截获了义瑞。义瑞见势不妙，忙跪地求饶。辛弃疾毫不手软，手起剑落，斩下义瑞首级，找回了大印。

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(1162)，在辛弃疾建议下，耿京决定率义军归来，并派辛弃疾等南行面见皇上。待辛弃疾他们回到山东，却闻听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，义军将领张安国杀害了耿京，投降金国，并被任命为济州(今济宁)知州，25万大军已分崩离析。变生肘腋，辛弃疾悲愤难抑，决定复仇。他只领50骑，闯进了5万人把守的金营。《宋史》有简约记载：“安国方与金将酣饮，即众中缚之以归，金将追之不及。

梦回吹角连营

■刘江滨

默浮行在，斩安国于市。”寥寥数字，却是字字惊心，句句动魄，风雷暗滚。在敌军营帐，当众将酣饮的主帅绑了，从容离开，庶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辛弃疾是怎么做到的？无非有三，一是胆识过人，二是武艺超群，三是智谋过人，缺一莫办。这个场景不禁让人想到这样的形容：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；虽千万人，吾往矣！不禁让人想到了关云长、赵子龙、岳鹏举。辛弃疾，真英雄也！这一年，辛弃疾23岁。此事令辛弃疾名动朝野，洪迈《稼轩记》云：“杜声英杰，儒士为之兴起，圣天子一见三叹息，用是简深知。”宋末诗人谢枋得感叹说，“公精忠大义……无位犹能擒张安国围弑之京师，有人心天理者，闻此事莫不流涕！”

然而，奇怪的是，如此有勇有谋、能文能武的青年英雄，从此与北伐抗金大业再无瓜葛，“道男儿到死心如铁，看试手，补天裂”的雄心壮志堪堪落空，再无用武之地。辛弃疾举义回到南宋，就是“与图恢复”，但他始终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，只能在官场场斗，却不能在战场涉足。即使他写了军事战略条陈《美芹十论》《九议》，上奏朝廷，却被弃若敝屣，如泥牛入海。即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”把吴钩看了，栏干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，徒叹奈何！

“天下英雄谁敌手，曹刘。生子当如孙仲谋。”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……辛弃疾一生有无法释怀的英雄情结，他是英雄，曾纵马驰骋，快意恩仇；又是曾经的英雄，北望神州，四顾茫然，只能醉在了灯下看剑，在梦里重回营帐。纵然如此，辛弃疾的词，给阴柔孱弱的南宋撑起了一片阳刚雄健的天空，给中国文化注入了英雄豪迈的艺术因子。

辛弃疾，终其一生，是词人，更是战士。



潼江之滨(中国画)

宗鄂作



长征 第4943期

